

爱伦堡回忆录

Люди, время и жизнь

〔俄〕伊利亚·爱伦堡 著
译者：马南江 李頔新



人·岁月·生活

人 岁月 生活

爱伦堡回忆录

(中)

伊利亚·爱伦堡 著
冯南江 秦顺新 译

海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人·岁月·生活/(俄)爱伦堡著/冯南江 秦顺新译-海口:海南出版社,1999.10

ISBN 7-80645-576-0

I. 人… II. ①爱…②冯…③秦… III. 回忆录-苏联-现代 IV. I512.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37053 号

人·岁月·生活

——爱伦堡回忆录(全三册)

(俄)伊利亚·爱伦堡 著

冯南江 秦顺新 译

责任编辑 张新奇 特约编辑 易水

海南出版社出版发行

(570216 海口市金盘开发区建设三横路 2 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河北丰润县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1999 年 10 月第 1 版 1999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45.25

字数:1390 千字 印数:1-6000 册

书号:ISBN7-80645-576-0/K·23

(全三册)定价:88.00 元



目录

第三部

1. 1921 年柏林之秋/3
2. 在柏林：俄国侨民的出版物/12
3. 诗人杜维姆“冰冷的睡梦”/23
4. 古怪的天才——安德烈·别雷/34
5. 列米佐夫及“伟大和自由的猿猴院”/40
6. 我是“现代虚无主义者”吗？/45
7. 1924 年的柏林：幕间休息/52
8. 奈兹瓦尔的诗——它进入我的生活/56
9. 又见莫斯科：《贪图私利者》被拒绝/63
10. 莫斯科寒冷的一月：关于列宁的回忆/75
11. 1924 年的意大利 马泰奥蒂事件/79
12. 《1925 年夏天》：新作品和新观念/85
13. 马尔基什：小笛子和干燥的嘴唇/96
14. 时代的后门：《在活水胡同里》/101
15. 戴眼镜的巴别尔和《骑兵军》/105
16. 庞马尔角——渔民、沙丁鱼和全世界/116
17. 《冉娜·涅伊的爱情》：
对悲惨结局的恐惧/120
18. 巴黎的作家群体/126
19. 德斯诺斯与“死亡营”中的情诗/134

目录 II

- 20. 肥乳牛、瘦乳牛与西绪福斯的传说/140
 - 21. 梅尔：一只飞来飞去的白鸦/148
 - 22. 巴尔干的高尔基——伊斯特拉蒂/154
 - 23. 持《时代的签证》旅行欧洲/158
 - 24. 约瑟夫·罗特和《拉德茨基进行曲》/167
 - 25. 画家帕斯金/171
 - 26. 从摄影镜头里看《我的巴黎》/177
 - 27. 1931 年秋 首访西班牙/182
 - 28. 从诗歌走向革命的托勒尔/191
 - 29. 两访柏林——怪诞不经的梦境/197
 - 30. 写了 19 本书的 40 岁/202
 - 31. 出任《消息报》驻巴黎记者/208
 - 32. 震动巴黎的戈尔古洛夫案件/213
 - 33. 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热情”/217
 - 34. 《第二天》，大地和深渊分开了/225
-

第四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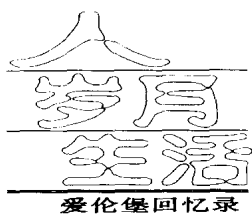
- 1. 好莱坞与革命的杂种/235
 - 2. 好朋友——伊利夫和彼得罗夫/242
 - 3. 1934 年：报道巴黎工人总罢工/247
 - 4. 1934 年：采访维也纳事件/250
-

目录 III

5. 从捷克斯洛伐克到巴黎/255
 6. 莫斯科“民族”旅馆及奴隶心态/259
 7. 第一次苏联作家代表大会/264
 8. 建设与摧毁 《一气干到底》/273
 9. 斯大林想和我谈谈/279
 10. 收到带卐字形的匿名信/284
 11. 纪德——他不过是一只螟蛾/289
 12. 国际反法西斯作家代表大会/294
 13. 画布上的巴黎——法尔克的油画/302
 14. 不能容忍法西斯主义/308
 15. 最英明的导师和牺牲品/314
 16. 1936年春,西班牙和巴黎/322
 17. 自任西班牙前线特派记者/329
 18. 在西班牙前线/342
 19. 西班牙的无政府主义者/349
 20. 被射中的雄鹰——科利佐夫/359
 21. 马德里战时见闻/363
 22. 作家萨维奇当了记者/371
 23. 海明威,他虽死犹生/375
 24. 1937年的堂吉诃德/383
 25. 作家将军马特维·米哈伊洛维奇/391
 26. 国际作家代表大会在炮火下召开/397
-

目录 IV

- 27. 共和国军占领特鲁埃尔/404
 - 28. 莫斯科:斯大林对作家作战/409
 - 29. 西班牙:战争的结局/419
 - 30. 忧郁和孤独使我重握诗笔/431
 - 31. 《法国的悲哀》:
慕尼黑挫伤了法国/437
 - 32. 伟大的西班牙诗人马查多/443
 - 33. 加泰罗尼亚的最后一周/449
 - 34. 我被迫放下记者的工作/456
 - 35. 奇怪的战争/462
 - 36. 画家马尔凯也死了/467
 - 37. 在巴黎:再次遭逮捕/472
 - 38. 法西斯占领下的巴黎/481
 - 39. 斯大林戏言《巴黎的陷落》/487
-



第三部

秦顺新 冯南江 译



1921年柏林之秋

1921年晚秋，我离开了无忧无虑的布鲁塞尔，来到了柏林。德国人的生活就像在火车站上一样，谁也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报童们喊着：“柏林日报！最新消息！萨克森发生了共产党暴动！慕尼黑有人蓄谋叛乱！”人们一面默默地读着报纸，一面走去上班。商店老板每天都要更换标明货物价格的货签：马克不断贬值。在库尔福斯特大街上走着一群群外国人：他们用低价收购古董。穷人住宅区的几个面包房被捣毁。看样子，一切都要土崩瓦解，但是工厂的烟囱在冒烟，银行职员工整地抄写着巨额数字，妓女拼命地涂脂抹粉，新闻记者报导俄国的饥谨或鲁登道夫^①高尚的德国人胸怀，小学生背诵着帝国往昔的辉煌业绩。到处都可以看见小型舞厅，一对对瘦弱的舞伴机械地摇晃着身子。爵士音乐震耳欲聋。我记得当时的两支流行歌曲：《你喜欢香蕉吗？》和《我的黑皮肤的索尼娅》。在一个舞厅里，一位声音哑哑的男高音歌手凄惨地唱着：“明天就是世界末日……”然而，世界末日却迟迟未来。

凯勒曼^②发表了描写德国革命的长篇小说《11月9日》。我不知道，这个日子是否能告诉年轻读者一些什么。1918年11月9日，德皇匆匆逃往荷兰，社会民主党人宣布成立共和国。然而，在政府的各部里，却坐着过去的高官显贵，守门人毕恭毕敬地问候道：“您好，三等文官老爷。”我住在布拉格广场的一个公寓中，旁边就是宽阔的凯撒林荫道，我在城内走了一遭，参观了巨大的霍亨索伦广场。公寓

① 鲁登道夫（1865—1937），德国将军，法西斯总体战理论的创造者，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任德军参谋长。

② 凯勒曼（1879—1951），德国反军国主义的作家。

的房间里依然挂着有小胡子的威廉的肖像。

我和诗人卡尔·爱因斯坦成了朋友。这是个快活的浪漫主义者，生着一个光秃秃的大脑袋，上面有个引人注目的小瘤子。他说，他在西线当过兵，患了精神失调症。他对黑人雕像的爱好，他那些亵渎神圣的诗以及那已成为过去时代的烟云的失望与希望的混合情绪，使我回想起自己旧日的朋友们——“洛东达”的老顾客。卡尔·爱因斯坦写了一个关于耶稣的剧本，被控犯了渎神罪。我出席了法院的审理。那是在一间昏暗的大厅里进行的。通常，宗教狂热症的概念是和天主教、罗马教皇的训谕以及宗教裁判所连在一起的。但是烧死塞尔韦特医生^①的不是天主教徒，而是被天主教徒视为自由主义派的加尔文宗信徒，他被判处火刑是因为没能将生物体的机能和上帝联系起来。在卡尔·爱因斯坦案件的审判过程中，法院鉴定人引证了20世纪许多知识渊博的神学家的著作。

（1945年，我看见了饱经战火的柏林。曾用来审讯卡尔·爱因斯坦的那座建筑物，只留下一段残壁，上面有俄国工兵写的几个字：此处地雷已清除。）

在1921年，柏林的一切都使人有一种虚幻感。房屋正面胸脯丰满的瓦尔基里^②照旧毫无表情地耸立着。电梯仍在开动，但室内却是一片寒冷和饥饿。电车售票员殷勤地扶着三等文官夫人下车，电车的路线也还像过去一样，但是没有人知道历史的路线。灾难佯装成幸福。使我吃惊的是陈列在商店橱窗内的许多玫瑰色和天蓝色的胸衣，它们是用来代替价钱昂贵的衬衣的，胸衣本身就是一种招牌，即使它不能说明生活的幸福，也可以权充体面的证据。在我有时光顾的“约斯蒂”咖啡馆中，一种名为“莫可”的劣等饮料盛在金属咖啡壶中，壶把上还套了个小手套，以免烫伤顾客的指头。点心是用冻土豆做的。柏林人还像过去一样吸着雪茄烟，这些烟被称作“哈瓦那雪茄”或“巴西雪茄”，其实不过是用浸透尼古丁的白菜叶做的。说得动听一些，一切都几乎像帝国时代那样有条不紊。

一天晚上，我和刚从莫斯科来的弗·格·利金一起出外散步。咖啡

① 塞尔韦特（1509/11—1553），西班牙思想家，医生。

② 斯堪的纳维亚神话中的战争女神。

馆很早上门了：“宵禁”是战争年代的残余。有一个人走到我们跟前，建议我们去一个夜间营业的咖啡馆。我们坐上地下电车，随后又在昏暗的街道上走了很久，终于来到一座满不错的住宅。室内的墙壁上挂着一些穿军服的家人的照片和一幅表现日落景色的图画。主人给我们端来了香槟酒——柠檬水和酒精的混合物。过了不一会儿，主人的两个小姑娘来了，她们赤身露体地开始跳舞。其中一个和弗拉基米尔·格尔曼诺维奇攀谈起来，她说她很喜欢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母亲用满怀期望的目光望着外国客人：也许，他们会喜欢自己的女儿，并且用美元付钞，如果付马克那就太糟了，明天早晨它又会贬值。这位可敬的妈妈叹了口气说：“这难道是生活？这是世界末日……”

我来到柏林前不久，一群疯狂的民族主义分子杀害了首都党的领导人之一埃茨贝格尔。“俾斯麦帝制协会”的拥护者毫不知耻地称赞杀人行为。法律家装出一副研究法律条文的样子，社会民主党人腼腆地叹了口气，而未来的党卫军分子却在练习活靶射击。

所有这一切都不妨碍把灾难当成天经地义的、秩序井然的生活。残废者尽量不使自己的假腿发出响声，没有胳膊的空袖筒也用扣针卡住。面部被喷火器烧伤的人戴上了大墨镜。在首都的街道上，失败的战争也没有忘记使用迷彩伪装。

报纸上说，送入育婴堂的婴儿30%在最初几天内死亡。（那些侥幸活下来的也成了1941年的新兵和希特勒的炮灰……）

“乌发”影片公司正在匆忙地拍摄影片，除了不描写刚刚结束的战争以外，影片的题材可说是五花八门、无所不有了。然而，观众需要的却是装模作样的痛苦状、疯狂的暴行和悲惨的结局。我偶尔参观了一次电影的拍摄。父亲企图把女主角藏起来，情夫用鞭子打她，逼得她从7层楼上跳下去，男主角随后也上吊自杀了。导演对我说，为了适应出口的要求，他们还要给影片拍摄另一个幸福的结局。我多次看见，那些面色苍白、身体孱弱的少年多么兴高采烈地欣赏着银幕上一群耗子吃一个人或者一条毒蛇咬伤了一个美人的镜头。

我参观了“突击”派的画展，我面前不是油画，也不是写生画，而是一些用画笔和颜料代替枪炮和炸弹的人的歌斯底里的发作。我在自己笔记本中记下了几幅画的名字：《血的交响乐》、《无线电的混乱》、《世界末日的色调》。精神上的郁闷要求发泄，甚至批评家们称之为“新表现派”或“达达派”的东西，跟绘画其实并没有多少关

系，而是同索姆河大会战的回忆、同暴动和叛乱、同贴身穿的胸衣有着密切得多的联系。“突击”派画展的发起人瓦尔登有着一副尖削的面孔和长长的头发。他喜欢谈孪生子、直觉和文明的没落。他在草草布置的画廊里就像在舒适的新居中一样感到特别自在，他用邻近一个咖啡馆送来的咖啡和奶油蛋糕款待了我。

我来到了马格德堡，房屋的正面、电车、售报亭都被慷慨地画上了同样歇斯底里的彩画。领导市政建设总局的是天才的建筑师布鲁诺·陶特^①。科尔布捷^②是从几何学获得灵感的。是啊，他住在法国……然而布鲁诺·陶特却生活在一个动乱的国家里，这儿有饥饿和投机，有昨天对巴格达的幻想和明日对印度的远征，有“啤酒馆叛乱”和工人暴动。（希特勒掌权后，布鲁诺·陶特逃到日本，他很高兴能在那儿看见现代化建筑——传统的日本房子是明亮而宽敞的。）

我记得莫斯科街头的至上主义派的绘画，但马格德堡的见闻却使我异常惊讶。不论塔特林、马列维奇、波波娃、罗琴科的语言使人感到多么生疏，有时甚至枯燥无味，然而终归是艺术的语言。在德国的绘画中，那矫揉造作的风气和根本没有分寸感使我感到压抑，我觉得画在啼哭。

我记得哈森克勒韦尔^③的诗集的封面：一个满脸失望神情的人在叫喊。当时的诗歌里充满着五花八门的预言，韦尔弗^④和温鲁都在预言世界的毁灭。然而街上的行人对诗歌却漠不关心，他们疑心重重，沉默不语。

我常遇见列昂哈尔德·弗兰克^⑤。这时他已满40岁，成了有名的作家，但仍然像个好幻想的年轻人，他以为只要人们彼此看上一眼，微笑一下，恶的魔力立刻就会消失。而且他后来也很少变化，无论什么东西也不能使他变得冷酷无情。我在法西斯占领巴黎时见过他，战后他住在西德，常去柏林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作家们进行友好的谈话。他的一本书的名字叫《人是善良的》，这是十分片面的评价——

① 陶特（1880—1938），德国建筑师。

② 勒·科尔布捷（1887年生），法国著名建筑师。

③ 哈森克勒韦尔（1890—1940），德国表现派作家。

④ 韦尔弗（1890—1945），奥地利作家。

⑤ 弗兰克（1882—1961），德国作家。

弗兰克知道什么是党卫军，不过他本人倒真是个善良的人。

阿尔图尔·霍里切尔摇晃着灰色的鬃发说：“你瞧吧，不出一年，柏林的工人准会向莫斯科伸出手去……”

在外国商人和新式富翁（人们称他们为大投机商）看中的一个街区里，有一个“洛马尼谢斯咖啡馆”，这儿是作家、画家、小投机商和妓女的聚集地。这儿也可以碰见躲避墨索里尼的蓖麻油^①的意大利人和逃出霍尔蒂^②的监狱的匈牙利人。在这儿，匈牙利画家莫果利·纳吉同利西茨基就结构主义进行争论；马雅可夫斯基向皮斯卡托尔^③介绍梅耶霍德的戏剧；意大利的幻想家幻想着工人对罗马进行国际性的远征；然而，机灵的人却在搞小面额外币的投机生意。每逢礼拜日，举止端庄的市民去赫德特尼斯教堂做礼拜，总要怯生生地瞧瞧“洛马尼谢斯咖啡馆”，仿佛教堂的对面就是世界革命的大本营。

西柏林在当时也不愧是“西方的”：这不仅和历史的风云，而且也和风界的风向有关：在柏林、伦敦和巴黎，有钱人都选中了西部地区，因为风通常是从大西洋吹来的，工厂普遍设在东部郊区。

西柏林的人指望西方，但同时也憎恨西方：防御共产党人的愿望和复仇的愿望交织在一起。在一些商店的橱窗中可以看见这样的话：“此处不卖法国货”，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大投机商的妻子根本不必为何处能买到赫林香水的问题而伤脑筋：爱国主义是会在发财致富的欲望面前让步的。但是莫斯科室内剧院来柏林巡回演出时，却不得不把法国小歌剧《日罗弗莱—日罗弗里亚》^④改为《孪生子》，把《亚德琳娜·勒库弗勒》改为《萨克逊的王子》。

在东柏林和北柏林有时可以听见唱《国际歌》的声音。那儿既没有人买卖外币，也没有人因皇帝的出走而啼哭。那儿的人们过着半饥半饱的生活，一面工作，一面等待革命的爆发。他们很有耐心地等待着，也许太有耐心了……我见过几次游行。人们板着面孔列队走过，不时地举起拳头。但是游行定要在两点钟结束，因为这是吃饭的时间……我记得自己同一个工人谈话的情形。他企图向我证明，工

① 墨索里尼对被逮捕的人常常采用灌蓖麻油的刑罚。

② 霍尔蒂（1868—1957），当时匈牙利的独裁者。

③ 皮斯卡托尔（1893—1966），德国导演。

④ 法国作曲家勒科克（1832—1918）的作品。

会会员数目的增加就意味着无产阶级的胜利。对组织的热爱，是一种值得称道的情感，然而在德国，我觉得未免太过份了。（1940年，我看见了没有汽车的柏林，柏林的汽车正在欧洲的公路上疾驰：第三帝国正在征服世界。然而，街上的行人一见红灯立刻木然不动，谁也不敢穿越街心。）我的交谈者在1922年还只懂初级数学。而外面已经是列宁和爱因斯坦的时代……

在亚历山大广场上的一个啤酒馆里，我第一次听到希特勒这个名字。一个顾客热情地谈论着巴伐利亚人：瞧，这才是真正的好汉！他们马上就要出动了。这都是自己人，是工人和真正的德国人。他们要让所有的人——法国人、犹太人、投机商人、俄国人都受自己的支配。邻座有人表示反对，但是希特勒的拥护者却固执地反复说：“我是以一个德国人和一个工人的身份说这话的……”

马克继续贬值，我来的时候，报纸只卖一个马克，不久，买一份报纸就得付30马克。一条新的地下铁道建成了。“小型舞场”里，一对对男女拼命蹦跳着，仿佛在执行一项艰巨任务。劳合·乔治^①宣布，德国必须分文不差地拿出全部赔款。由于长期营养不良，死亡率不断上升。大家都在谈论斯梯涅斯和施本格勒。斯梯涅斯是大家十分熟悉的人物：他是无冕皇帝，是鲁尔的统治者，是新的奥林波斯山上的赫菲斯托斯^②。读过施本格勒^③的著作的人不多，但是大家都知道他的一本书的名字：《西方的没落》（俄译名为《欧洲的没落》），他在这本书中痛悼他所熟悉的文化的毁灭。肆无忌惮的投机商、杀人凶手、不怀好意的记者都在援引施本格勒的话：既然死亡的时刻已经来临，又何必客气呢？甚至“西方没落”牌的香水也上市了。

常常发生罢工。有一次在“约斯蒂”咖啡馆里，一个穿戴考究的顾客突然倒在地上。邻桌的一位医生在诊断后高声说：“给他一杯真正的咖啡吧……这是长期营养不良引起的虚脱……”生活越来越困难，但是人们继续认真而努力地工作着。

在拥挤不堪的电车里，有人骂我是“波兰狗”。在一幢考究的资产阶级住宅的正门旁边的墙上，挂着一个牌子：“专供老爷出入”，就

① 劳合·乔治（1863—1945），当时的英国首相。

② 希腊神话中的火神。

③ 施本格勒（1880—1936），德国哲学家。

在这面墙上我看见有人用粉笔写了这样几个字：“杀死犹太人！”

包括价格、谩骂和失望在内的一切，都无比庞大。

《行动》杂志的诗人们写道，实行新经济政策之后，他们再也不相信俄罗斯了，德国人将要向世界表明，什么才是真正的革命。一个诗人说：“首先应当在各国同时杀掉一千万人，这是最低数字……”（赫尔岑曾著文评论过“德国革命的梭巴开维支”海因岑^①，后者曾幻想道：“只要从地球上消灭二百万人，革命事业就会一帆风顺。”）《红旗报》的一个撰稿人对我说：“你的《胡列尼托》是一本不成体统的书！我不明白，它怎么能在莫斯科出版。一旦我们掌握了政权，我们是不会要这种书的……”

当时的总理是魏尔特。他打算拯救德意志共和国，所以在拉巴洛同苏维埃俄罗斯签订了协议。英国人和法国人愤怒了。至于德国人民，他们继续在等待，一部分人在等待革命，另一部分人则等待法西斯的暴动。

1952年，我在维也纳的世界保卫和平大会上遇见了魏尔特总理。那时他75岁。在一次拖得很长的会议之后，我们进行了交谈。魏尔特说：“作家在写完一部长篇小说时，定会有一种满足感——即使这部作品只有薄薄的数十页。一个政治活动家的晚年却是另一回事，对他来说，重要的不是个别的成就，而是结局。我可以说，我的一生被一笔勾销了。起初来了希特勒。我知道，将要爆发战争。我不得不到国外去。战争结束了，又来了阿登纳。我和他在一个党内，他比我大三岁。我对他说，他在重复自己前任的错误。他是个聪明人，却不能理解这一点……我不愿活到第三次世界大战。可是我能做些什么呢？难道在你们的大会上发表演说吗？但是请原谅，这是孩子气。”他闭上了自己那双呆板而疲惫的眼睛……

夏季的一天里，“执政官”社^②的一个法西斯分子在格鲁涅瓦尔德大街上刺杀了外交部长拉特瑙。当警察查出了凶手们的线索后，他们全体自杀了。法西斯分子的葬礼是按照军队仪式举行的。

店主们来不及改变货物的价格，他们想出了一个办法：价格的基

① 海因岑（1809—1880），德国共和主义者，政论家，巴登起义的参加者；梭巴开维支是果戈理《死魂灵》中的人物。

② 1920至1933年德国秘密恐怖组织。